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倩雲

秦雨衫，陝西人，寄居於武昌，固武世家也。幼習拳勇，得少林家法。繼獲《易筋經》秘本，又賴其師何鸞閣悉心指授，具有真傳。一時大江南北，殆無敵手。然生韜晦殊甚，不輕示人以所長。家中資，至是日落，乃為人保鑣，往來京師，所有燕齊間鳴鏑探丸者，咸憚之不敢犯。有一盜新自秦中來，負其絕技，不屑下人。聞生能，殊不信，曰：「俟其來，當與之一較優劣。」一日，生道經盜所伏處，茂樹叢林，陰翳蔽日。疑之，躊躇不遽進，曰：「此必有異。」發一矢，著樹有聲。聞林間弓弦鳴，箭連珠迭至，生急撥以弓。箭盡，則繼之以彈，生一一接之以手，凡九而止，以為無矣。忽見巨彈若卵，自空旋轉而下。生發手中彈橫擊之，彈破其中，火星迸裂，遇風飛撲，斜射生面，鬚髮皆燃。生縱馬馳避，而盜已至前，遂與之角。久之，無所勝負。生思夕陽將落，距市尚遙，恐盜不止一人，則墮其彀中矣；陡憶師所傳秘法有所謂囊錐脫穎者，何不一試之？方當兩馬盤旋時，生躍馬出圈外，擲劍擬盜。盜卻，中馬首，隕，馬僕而盜亦墜地。方欲飛劍斬之，而盜已自地躍起，疾趨去。生歎曰：「是亦綠林之豪也。」遂督輜重前進。

行未□餘里，前盜偕一女子至，謂生曰：「此吾妹倩雲也。」生視之，雪肌花貌，霧鬢雲鬟，神仙不啻也。盜曰：「吾妹勇力百倍於我，若君能勝之，即為君婦；否則當留君物為質。」言竟忽吹■栗，數□騎馳驟而來，驅生車竟發，其去若風。生欲前截之，為女所阻。盜向生拱手曰：「君好為之，我從此逝矣。」倏忽已遠。生忿甚，方欲與女死命相抵，才一轉瞬，則又杳矣。生遙望馬塵盡向西行，思欲孤身往探之，奮然曰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豈有三□歲老娘而倒繃嬰孩者！」因命僕從可投逆旅，不必相從。

遂策馬獨行曠野中，天色已暮，星月微茫。忽睹林薄中漏有燈光，爰趨就之，則一巨宅也。門外列樹千章，粗俱拱把；石獅對峙左右，高可隱人。生意如此荒郊，何來閭閻大家？必盜藪也。勿先叩門，使之有備。猱升樹杪，俯瞰室中，歷歷皆見。西偏一堂，窗四敞，燈燭交輝，盜與女子據案對坐，群婢環侍，容並妖冶。生念入而與鬥，必不能勝；不如俟其睡而殺之。乃自樹登牆，復隱身於庭畔山石下。頃之，聞女笑曰：「吾固料其無膽，必不敢來此。且讓我高枕夜眠也。」遙見女秉燭歸房，侍女闔扉竟去。須臾，寂無聲息。生念男子技平平，不如女子能，當先了之。竟詣女室，仗劍撥窗，窗呀然開。妝台上蘭猶明，紅羅帳垂，雙鳥貼地，纖如蓮瓣。揭帳飛劍直入，瞥見女子向內側臥，香雲半縷，粉頸一彎，猶在枕上。斲之，如中敗革，驚而逼視之，則以錦衾裹一木偶也。正■徨間，女子已自牀後出，笑曰：「不過取君些子物，何便惡作劇如是哉？幸我先已料定，不然當飽君三尺霜鋒矣。向君作騎牆狀元時，吾早已見君矣。男子漢作事，當磊磊落落；如君所為，即使將余兄妹兩人殺卻，亦徒貽恥笑耳。」生慚，額汗盈盈，不能作一語。女曰：「君今意欲何為？」生曰：「鬥力鬥技俱不能如，只索長揖而歸耳。今而後我不敢輕相天下士矣。一女子尚不能敵，何況他哉？真令我輩鬚眉愧殺矣。」女曰：「孺子尚可教也。君苟肯拜余為師，當以平生絕技相授。」生俯首唯唯。女因呼其兄出見。敘述鄉里，方知盜奚姓，足稱其名。洪洞望族，俱是長安道上人。繼詢家世，則生與女固同出荆氏，俱係中表葭莩親，因亦以兄妹稱，愈相親昵。女授以劍術，能於數百步外取人首級，不動聲色，劍去而頭自墮地。

凡三閱月，盡得其伎倆。女曰：「自此可為萬人敵，橫行天下矣。」生再拜，將辭去。女微露願為伉儷意。生向上長揖曰：「苟肯俯就，固生平之至願也。」即女兄為執柯。奚曰：「山中多長者，當倩為冰上人。」即折東招鄰右至。須臾畢集。男女雜坐，男皆戎裝，氣象威猛；女年悉不盈二□歲，姿容豔麗，丰韻娉婷，然婀娜中俱含剛健意。群向女賀得快婿。女兩頰微酡，益增媚。即以西堂為青廬，鼎彝帷帳，陳設華煥。奚曰：「山中無曆日，今夕便可成婚。」椎牛殺羊，數□筵咄嗟立辦。一時鼓吹喧闐，笙簫並作，絳燭高燃，紅氍遍貼。女亦以巾蒙面，向生盈盈而俱拜也。眾所饋禮物，悉皆金銀珠玉。曰：「山中無別物，所有惟此耳。況世人非此不足以結歡，彼呼阿堵為俗物者，誠矯情耳，幾見宦囊中不以此相誇尚哉？」女顧生而笑，低聲謂生曰：「曩時入山以性命相搏者，非以此哉？」生不答，潛女腕。由是山中人招生往飲者，幾於排日為歡。生往必與女偕。佳餚異饌，至不能名，皆非尋常珍錯也。每家俱有園亭池館之勝，結構絕不相同，花木繁綺，水石清華，悉臻妙境。生每至一處，必撫掌叫絕。生因此漸稔山中蹊徑，幾疑為世外桃源。密詢女曰：「吾至此愈久，益不能測。將謂為盜藪耶，何以得此風雅絕俗，清靜出塵？將謂為仙窟耶，則又矛戟森然，習武備而工技擊者？無論男女，察其行蹤，似非遵夫正軌。此地殊不可久居，我行將去矣。卿肯從我行乎？」女曰：「既已嫁君，從夫者理之正然。妾有心事殊未了。」生曰：「我當助卿了之。」女曰：「此事殊難，非君所能資指臂也。」

一日，生睡初醒，晨光熹微，忽聞山中金鼓大震，槍炮交轟，幾於折坤軸，裂地維，嶺岳搖撼，川谷崩騰。駭甚，急捫女問其故，則女不知何時已去。披衣出外，升了台而望之，但見刀矛森列，上際於天，旌旗繽紛，下蟠於地，大轟一揮，眾槍齊發，有如火龍百道，繚繞莫測。如是者往復數四，繼而萬馬騰踏，各自散去。生知為山中大閱，歎曰：「勇敢如是，惜不正用之以御四夷、翦強敵，而直力於國家耳。」瞥有若飛隼墮於前者，視之，則女也。謂生曰：「壯士亦樂此否？」生曰：「此誠足以騁雄心而馳遠識者矣。我竊聞之，聆《大風》之歌，則意氣飛揚，度量宏遠；吟「拔出」之句，則慷慨激昂，泣數行下。二人智力相同，而成敗各異者，必其所趨有邪正耳。自古英雄，一失足即成廢材者，亦復何限？卿何不早日悟哉？」女曰：「諾。不日將偕君歸隱矣。」

一日，盜眾大獲而歸，並劫一少年至，衣履翩然，貌亦美秀而文，令生與之接談，且曰：「勿輕視之，此保鑣壯士也。雖不能與奚君抗，亦一勁敵。」生周旋之間，視其談吐雖豪而時露旖旎態，耳際有微孔，若曾穿環珥者，異之。詢其姓名，則以何氏、字幼鸞對。生驚問曰：「然則江湖間所稱為鐵臂何鸞閣者，是君何人？」曰：「家君也。」生曰：「然則具有世誼。鸞閣為我之師，別雖□載，而鴻雁常通。稔知我師有女而無子，今君云然，其殆居子弟行耶？」其人作忸怩色，請問入室，長跪生前，曰：「直告君，我即師女也。乞念師情，脫予此厄。」生呼女至，告以故。女曰：「妾本欲離此，今歸有伴矣。」附耳與其人語，微見紅潮暈頰。女攜入房櫳，出則已女妝矣。部署行李，乘夜即發。

生至里門，第宅煥然一新，金碧輝煌，不復可認。室中應用之物，無所不備。蓋女數月前隱為位置者也。生為歎服。女勸生納幼鸞，以姊妹稱，不分嫡庶。生終老于家，初未一試其技云。